



西南北集

外国诗与诗论



200

东 西 南 北 集
DONGXINANBEI JI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278,000 开 本 850×1168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1\frac{9}{16}$ 插 页 2

1991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91 年 3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1—1,490

ISBN 7-5016-0009-0/I·10 定 价 4.55 元

目 录

- 阿拉伯现代诗选 (李玉侠译) 1
- 印度现代诗选 (吴冀风译) 16
- 人生之歌 [日本现代诗六首]
(罗兴典译) 40
- [尼日利亚]索因卡: 奥贡 阿比比曼
(汤 潮译) 47
- 弥尔顿十四行诗七首 (屠 岸译) 69
- 华兹华斯十四行诗五首 (屠 岸译) 80
- 哈代晚年诗三首 (陈敬容译) 87
- 叶芝诗十五首 (阿 木 袁可嘉译) 91
- 瑞恩诗抄 (傅 浩译) 109
- 冈恩诗四首 (袁绍奎译) 119

英美短诗一束(张厚仁译)	129
〔美〕斯蒂尔: 息怒的莎孚体〔外九首〕 (阿木译)	143
〔美〕弗罗斯特: 山坡解冻(方平译)	155
美国第一任桂冠诗人沃伦诗选 (陈实译)	157
法国现代诗抄(罗洛译)	177
普雷维尔诗九首(罗洛译)	193
〔俄〕普希金: 铜骑士(常谢枫译)	212
古米廖夫抒情诗选(黎华译)	232
达里奥诗文选译(王央乐译)	244
葡萄牙现代诗选(卢永译)	279
加拿大现代诗选(竺子译)	327
略谈《铜骑士》的翻译(常谢枫)	334
磨灭不了的诗篇〔介绍美国诗人弗罗斯特〕 (方平)	342
〔英〕施米特: 叶芝论(冬妮译)	358
编后记	368

阿拉伯现代诗选

李玉侠译

纪伯伦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1883—1931)是黎巴嫩著名诗人、作家和画家，幼年随母亲移居美国，曾到巴黎向罗丹学画，返回美国后，组织了“笔会”。他用阿拉伯语、英语两种语言写作，创造了散文诗的新文体，成为现代阿拉伯文学重要的派别——“叙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写的诗不多，但诗富于哲理性，言简意赅，有许多格言、警句，平淡之中见神奇，琐碎之中有哲理。他的抒情诗更是情景交融，充满诗情画意，真挚感人。《行列圣歌》是他的唯一的一本诗集。

双 音

请给我一支长笛，
我将它吹起，
你我说的一切，
都已忘记。
你对我讲的那些事情，
象灰尘在空气中散去。

你是否象我一样，
离开宫殿，离开家园，
而以森林作为栖身之地，
沿着小溪流过的山涧，
向山上爬去。

你是否象我一样，
用芬芳将自己沐浴，
用阳光烤晒自己，
在黎明中畅饮葡萄美酒，
把酒杯高高举起。

你是否象我一样，
夜晚站在葡萄架下，
垂下的串串葡萄，
象一盏盏金色的枝形吊灯，
高高悬起。

因为干渴，
它们便是琼浆玉液；
因为饥饿，
它们便是珍馐美餐；
它们是醇醞佳酿，
芬芳而甜蜜。

夜晚，
你睡的是否是茵茵草地，

浩渺的苍穹将你覆盖，
昨天发生的事情，
你已忘记；
明天将要发生的事情，
你也不愿去思虑。

夜，
海一样的静谧，
大海的涛声轻漾在耳际，
在这漫漫的长夜之中，
你的心翻腾不已。

请给我一支长笛，
让我吹起，
悲痛已置诸脑后，
创伤也已忘记。

人，
只是写就的一行行诗句，
但不是用墨汁写就，
而是用清水滴滴。
我要知道，
什么是芸芸众生美的东西。

他们互相倾轧，
互相吵闹，
勾心斗角，

纷争不已。
这一切犹如鼯鼠作洞，
蜘蛛结网，
而那些懦弱者，
将慢慢地向死亡走去。

森林是生命的家，
每天我用手将它采集。
我希望将这森林的种子，
撒在我的故里，
然而时间却使我离森林而去。
我无论走到哪里，
都非常想念你。

然而，时间阻止了我的道路，
命运不可抗拒，
但是，人类的目标，
却远胜他们无能为力的躯体。

沙 比

艾布·卡西姆·沙比(1909—1934)是突尼斯，也是阿拉伯现代著名诗人之一。他从小喜欢诗歌，广泛地阅读了阿拉伯和西方的文学作品，1930年毕业于突尼斯政治学院。他曾发表著名演说《阿拉伯诗歌中的想象力》，既是阿拉伯文学中革命浪漫主义的宣言，又是对阿拉伯诗歌创作传统的挑战书。他任阿波罗诗社领导期间，开展了诗歌创作的革新运动。

他的诗题材广泛，凭借自然景物和理想的形象，表达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他的诗热情奔放，感情充沛，著名的诗集有《生命之歌》。

在死亡谷的阴影里

我们踽踽而行，
大千世界是我们的伴旅游踪，
然而，
终有归宿处，
归宿却难明。
我们和小鸟，
同声把太阳歌颂，
春天也来伴奏，
吹起长笛娓娓动听。

我们向死神讲过生命的历程，
但又不知道什么结局给予生命。
于是我们询问风，
轻风回答说：
“试问生命的良心，
它在何处产生。”

我的心灵，
笼罩着浓雾蒙蒙。
心灵痛苦地呐喊：

“请将我的归宿指明！”

我告诉她说：

“请你和生命同行。”

她却反问道：

“昨天我们行色匆匆，
忙忙碌碌一场空，
象枯枝败叶般没有生命。”

心灵啊！

我的铁铲在哪里，
我要为自己挖个墓坑，
将把自己埋葬在黑暗孤寂之中。
给我吧，
周围黑如泼墨，
愁云惨雾层层，
黎明在杯中刚注满爱情之酒，
在我手中转瞬却打得粉碎，
一切化为泡影。
骄傲的青春去而不返，
只留下我恸哭失声。

心灵啊，来吧！

我们两个人，
是把欢乐变为忧郁的怪种，
我们曾和生命长期为伴，
一起开怀纵情。
夜色昏暗，

赤足行走上时间的小径，
脚底下鲜血在流淌，
黑暗伴随我们同行。

我们食泥土，直到厌弃为止，
我们饮泪水，泪如泉涌。
在我们的周围，
有梦幻、痛苦、悲哀和爱情。
终归怎么样？
又迫使我，
离开人间的欢乐与光明，
埋葬了自己的年华，
甚至都不能哭一声。
生命之花，一个个花瓣，
悄悄地落在脚边，
悲伤忧郁，
生命之花已枯萎凋零。

心灵啊，
让我们一起大放悲声，
一起去尝试死亡吧，
我们结伴而行。

希 嘎 兹

艾哈麦德·阿卜杜勒·穆阿迪·希嘎兹（1935--）是埃及有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和新闻记者，他毕业于开

罗师范学院,1950年开始在期刊上发表文章,1957年开始发表诗。

他创作的诗含蓄深沉;情中有景,景中有情,早期创作的诗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很少反映现实生活和黑暗的社会。后期他创作了不少反映阿拉伯人民向往美好生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优秀诗篇。

残 阳 寓 情

冬日殷殷的残阳,
坠落在西方的地平线。
薄如轻纱的白云,
透射出耀眼的光环。
我是一个农村的孩子,
黑夜正扑向我的身边。

汽车辗过了柏油路,
奔向城市,离开家园。
我心中涌出一个愿望:
飞出车子,
落在绿茵茵的草地上边。

冬日的残阳,
吻着西边的地平线,
一座醉人的迷宫,
展现在我们面前,
光束离奇地千变万化,

把时代的神话上演。
象涂抹凤仙花汁的手掌般美丽，
又象孔雀开屏般多彩，
媿娜飘浮在浩渺的蓝天。

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
园丁在天际漫游，
身披彩虹，无比烂熳，
把一滴滴的水珠，
洒向绿色的草地山川。

眼前的图景并没有消失，
它在我心中十分灿烂。
我这个善于画画的孩子，
却只有在人世间，
踉跄熬煎。

哈耶德里

布兰特·哈耶德里(1926—)是伊拉克诗人、作家，出生在伊拉克库尔德家族。由于他从事政治活动，被迫流亡到黎巴嫩。这期间，他编辑《科学报》周刊，同时继续写诗。他的诗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和不幸，针砭社会积弊。

他创作的诗简练，富有激情，悲壮慷慨，取景寄情，如泣如诉。著名的诗集有《铜版字母的旅行》和《歌颂死亡城》。

迷惘的脚步

严寒吞噬了车站的站台，
狂风呼啸如猫在呜咽。
在村庄的小路上，
古老的路灯或暗或明。
我们悲惨的村庄，
在昏暗中瑟瑟抖动！
我问车站：“在那座城里，
我做什么才行？”
车站反问道：
“在那座城里，
你认为干什么才行？”
在那些宽阔的大街上，
你迷惘的脚步，
将分不清南北西东，
那罪恶深重的小巷，
将毁灭你的一生。
黑夜将启开你闭塞的心扉，
将无望的希望给你播种。
没有朋友，
你将一事无成，
不，那座城里没有朋友，
一切都十分陌生。
你嘲笑我的愚蠢和无能，
我仍等着火车进城，

你离我而留下，
我舍你而远行。
一座座村庄，
转瞬间出现在眼前，
即刻又消失在沙漠中间。
我到那座城里，
期待着白天的光明。

我为什么重返故乡，
难道是为了村庄和田地，
还是为了寒风吞噬站台的悲泣，
难道是为了昏暗灯光下的村庄，
还是为了无数濒临死亡的妇女。
不，我绝不回来，
为什么我要重返此地。
我的村庄已和城市
连在一起，
新的街灯已在大街小巷树起。
灯光将严厉地呵斥我：
“你要干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干！”
这里谁也不了解我，
我却了解这里；
这里谁也不记着我，
我却记着这里。
这些罪恶深重的小巷，
也将吞噬我的身躯，

不，我绝不回去，
我为什么要回去？
我的村庄已和城市连在一起。

嘎巴尼

尼扎尔·嘎巴尼(1923—)是叙利亚著名的诗人和作家，生于大马士革，毕业于法律专业，然后进入外交界，从事外事工作。他先后在黎巴嫩、埃及、英国、中国和西班牙任过职，同时，他也从事文学创作，在贝鲁特有他自己的出版机构。他写作的内容基本上是社会政治问题，然而他那深沉的、别具风格的诗歌在阿拉伯世界颇有影响。他的主要作品有《我热爱的人》、《黑姑娘对我倾诉》、《你是矿工》和《巴勒斯坦突击队员》。

面包、酒和月亮

当月亮从东方升起，
一幢幢白色的房子，
在明亮的月光中充满了睡意，
人们离开了铺子，
成群结队地向月亮走去。
他们带着面包、留声机，
向一座座山顶爬去，
他们胃里装满了麻醉剂，
他们卖……他们买……
他们想入非非，
梦幻在眼前出现：
他们一个个都死了，

而月亮却刚刚升起。
这个明亮的大圆盘，
对我们的土地有何益，
这片土地，是先知的祖国，
朴实的土地。
我们嚼着烟叶，
轮流地喝着麻醉剂，
月亮到我们中间来，
有什么用处？
我们丧失了自尊，
靠老天养活躯体。
这些懒汉、懦夫，
一旦月亮升起，
他们仿佛已死去，
他们正叩着圣人陵寝的门环，
只靠月亮供给他们大米，
给他们养活孩子，
给他们建造圣人的墓地，
他们只知铺上优雅的地毯，
用鸦片来麻醉自己，
并且称之为命运，不可抗拒。
在我的祖国里，
到处是衰败，
到处没有生气，
一线光明，
吸引着大家。
地毯、上千只篮子，